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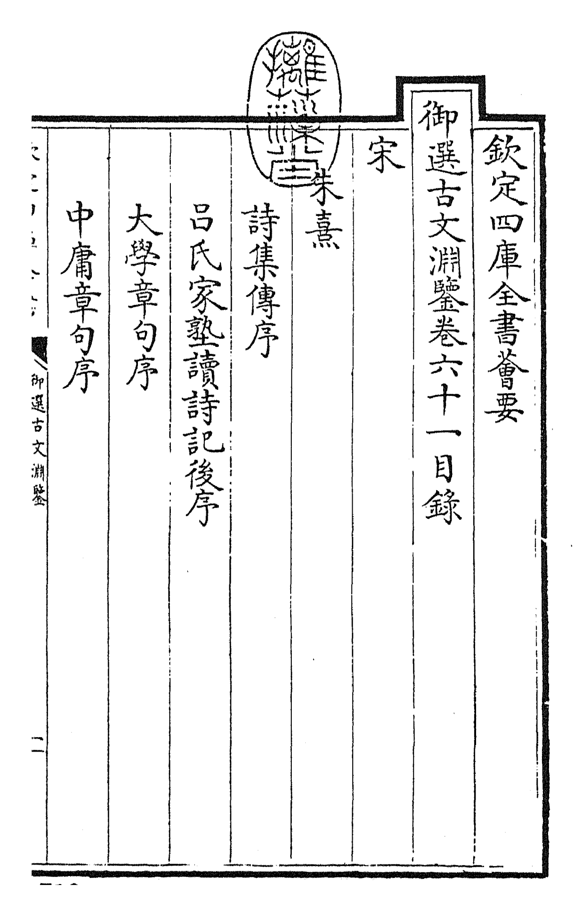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目錄

宋

朱熹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目録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

蘊藉深遠玩味此序可得讀詩之法

亦可收學詩之益

草廬吳澂曰論經注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故當為最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臣熙曰論聖人立教之旨俱從身心義理中精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於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廵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

思涵泳而出俾
學者有所持循
造道之言堪垂
不朽

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

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
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
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
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
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
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
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

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恣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陳氏曰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意有所發明則别紀之然自公劉以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誦後一段文須識得古人讀書用心矜慎不苟如此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韓嬰孝文時博士作詩內外傳其語頗與齊魯閒殊隋止存外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陳氏曰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以為毛萇而王述之類王肅述毛而非鄭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鄭玄作詩箋正義云鄭于諸經皆言注獨詩言箋鄭遵毛學表明毛言故稱箋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皇祐中莆田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歐陽修有詩本義十六卷熙寧中王安石有新經詩義三十卷蘇轍詩解二十卷橫渠張

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盖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綜衆説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字之義亦未嘗不謹

臣廷敬曰紫陽立論專有取乎不敢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自是偉人卓見

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

立言必綜其要能令千載之下曠若

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説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發勝

端調葛𫊝曰意格純古風旨流暢此雖先生加工著意之文然正自思勉皆忘渾然而得文章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有決不能驀效者此篇是矣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

臣英曰大學一書為六經門戶由之者可以升堂入奧斯文直探其底蘊矣

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説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

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

臣士奇曰後人譏朱子顛倒大學古文及補格物篇以為僭且妄然而標舉微言開示來學其功偉矣

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此書實朱子所盡心一序溯原竟委大指已自囊括

素菴商輅曰理宗對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盖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来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盖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

端調葛齋曰此與大學序皆參伍經傳之言不可作文字讀也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来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来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曽氏之傳得其宗及曽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逺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

臣杜訥曰推原印證字字精確已得全書之要領昔人評文謂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斯篇洵足當之

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

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石子重有

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

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甞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别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㫖支分節觧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

敦重教職足以警勵師儒

端謂爲崇曰學校人才之本也

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檠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

豈可為授老食貧之地

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薄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

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茍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茍道也予甞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勵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勤宣上德辯令溫純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閩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寮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

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為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為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

臣乾學曰立言有體而詞理典則亦漢京之遺

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乎下誠懽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諗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己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

記堂室耳而必溯父師之教叙為學之本乃純乎義理之文

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盖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當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朱子高祖振曾祖絢祖森父松世居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松號韋齋）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来閩中（韋齋因仕入閩寓崇安縣）後徙居建陽之考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

臣廷敬曰叙次歴落法則整嚴

盖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没始命其孤熹来居潭溪之上潭溪在崇安其上有屏山見劉屏山墓表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韋齋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改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建炎四年生子熹于尤溪官舍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

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曾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於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

臣士奇曰質實無華達意而止其中屏山命字祝辭寂爲敷腴有味

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籍溪先生胡原仲憲也草堂先生劉致中勉之也屏山先生劉彥冲子翬也三公皆崇安人朱子奉遺命卜居以此憲以薦舉歷官秘書省正字言金必敗盟疏上即乞身奉祠勉之居白水亦被薦值秦檜柄國不起子翬忠顯公韐之次子以父任歷官通判興化軍乞歸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朱子年弱冠屏山字之曰元晦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學于豫章羅從彥得河洛之傳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

志也熹惟不能踐脩服行是以顛沛令乃以是名堂後
子又嘗作精舍于雲谷廬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敎且朱
山之巔曰晦菴見雲谷記
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
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
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
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
其所論修道之敎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
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

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歴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衢州江山縣學記

前幅褒美從義吏進一層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于是俛仰嘆息退而以告于其長湯君悦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工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

臣
𤋮曰作尉能
以興學為務其
賢可知記文既
叙襄事之勤因
為推明立教大
旨君子樂與人
為善固當如此

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于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廪食絃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茍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為何如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

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兹役而

切要不得有資教化

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

臣廷敬曰和推之音如閒韻護

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者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以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

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扵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于道德政理之實于是為士者求道于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盖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徳意既甚美矣而静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

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属具圖與書使人于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虚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于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為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之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

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于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焉于是喟然起而嘆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矣抑焉聞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斆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為君子儒如明詔

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為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為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于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為主明理為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于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于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俯仰流連極一唱三嘆之致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甞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堙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没于雲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舊有南樓張九齡以爭牛仙客

臣乾學曰讀此文覺江山臨觀俯仰憑弔千載如畫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

事貶荊州刺史嘗登此樓飲酒賦詩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盖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

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
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
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
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
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
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悅
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
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兼教養以立言用意特爲淵厚

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范仲淹有岳陽樓記）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

端詞曷鶴曰學宮碑記文字最難如此不板亮者

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輙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内浮屠之籍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既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于是悉取而歸之于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

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絶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于學官者宜數十倍于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歟

臣英曰經畫周詳得古人既富方穀之義

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于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尼于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于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

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敺誘一世之人而納之于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于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于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絶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

詳引古制稱述地德從來無此典核

斆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于簿書之外而無僋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于朝云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

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廹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于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叅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黄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而屬其役事于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顧適承之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郤壇皆三成有壝

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揀時日屬僚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

臣杜訥曰按据典禮剖義明詳後復推拓言之愈覺關係鄭重其文淵壯渊猶餘事耳

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于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于周禮領于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于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来諸郡始得祀焉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

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盖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頼焉者其徳惟此為尤盛是以于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于禮官有司歳舉行之而郡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盖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令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

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
于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昌嘗有槩於
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
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
汲汲乎此非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
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
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
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

義倉本良法篇中將青苗相較處尤覺利病劃然

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于前守李侯棫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于敎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予于屏山之下

屏山在崇安朱子所居也乾道初朱子以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尋奉內諱遂家居不起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來訪共編次近思錄已又送東萊至廣信遂與陸子靜兄弟講學于鵝湖東萊年譜云淳熙二年四月如

靜軒周禮曰觀文公社倉之法眞通百世而無弊者也

端調蔦窩曰論王氏青苗之失誠爲確見文中賓主相形起伏收束音格極工

武夷訪朱編修元晦葢朱子是時提舉武夷冲祐觀也武夷亦屬崇安觀于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淳熙三年祖謙除秘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修徽宗實錄十月至臨安六年感末疾扶持就輿歸淳熙八年七月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朱子以宰相王淮薦提舉常平茶鹽

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于諸道朱子在浙東上言臣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民間缺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于倉冬則計米加息二斗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備折閲因此一鄉四十五里間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按此即東萊所觀之社倉也乃朱子請于知府徐嚞而立之與鄉人朝奉郎劉如愚共主出納者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立一社首凡有税糧人户衣食不缺者及逃軍無行之士皆不入甲即貧而不願入甲者亦聽之甲中人

臣乾學曰青苗社倉之異同言之鑿鑿使阻撓者不得以藉口

户備錄其大小口貸米時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縣官與鄉官同主其斂散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于此也于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為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

虛懷平論安石有知亦當心折於地下

来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恵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隣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于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

臣士奇曰救災備急之道雖平價之方皆在于此非青苗法可比也宜諸儒先後鼓舞必圖舉行

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于悔其已

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于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發人盖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于青苗之説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説不懈益虔于書無不讀盖深有志于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于此為拳拳也

砥俗式浮言重昂
呂

臣廷敬曰沉邃
精實不可磨滅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石鼓山在城東三里有東巖西谿朱陵後洞水經注曰臨蒸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有兵革之事郡國志蒸陽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故名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跡于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

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字黄中福清人時為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改知潭州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

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襃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跡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于為已者盖羞言之是以嘗欲别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

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于斯役而不敢憚其煩盖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敎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于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

不取新奇而文氣自疎達動人

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于未發之前察其幾于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来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

邛常君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敎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于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公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于學也故常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于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来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顧有以敎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

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

端調葛𬗋曰書多而理愈昧事動而心愈放真溯源窮本之言使人讀而知警

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令觀常君之為敎既開之以古人敎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

臣熙曰讀書將以窮理致用然非主敬存心則無以立多聞建事之本末熹舉所得以告人宜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于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于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于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為錢

此議本程子之意而益發其所未備洵可以得真才而收實效矣

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師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于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玨等亦以其力来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

端調葛萬曰明識偉論上下千古無有過之者

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㝡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度之容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宋取士自州縣發解惟開封解額獨優士子多冒畿縣户）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紹興間太學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監試漕

端調簡勁曰知之明辨之確展讀一過如沃冰雪

試附試詐冒之捷徑建炎初念士人不能至行在令試于諸道提刑轉運司許直赴廷試紹興初又詔京畿京東西河北陜西淮南士人轉從東南者令于寓户州軍附試此漕試附試之始也紹興十二年立同文館試凡居行在去本貫千里以上許附試于國子監此監試之始也三者皆有詐冒相沿為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宋試以詩賦論策帖經仁宗時即病其怪妄歐陽修稍正之後用王氏新經又禁程氏専門之學叛道益甚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

臣廷敬曰斟酌古今獨抒宏議後之論科舉之制者咸祖述焉

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光宗紹熙間詔國子監試中上等比類諸州待補中選之額放補一次崇寧初始令兩行混補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宋時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下子孫及庶民之俊異者為之元豐中始行三舍法自諸州試補外舍考其行藝序升內舍上舍皆號太學生上舍之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以俟殿試下等以俟省試崇寧元年命天下州郡並置學縣學生考選升州州學生三年一貢太學崇寧三年以貢士盛集作辟雍于國門外以處外

舍生而太學專處上舍内舍生士初貢至皆入辟雍以次升進遂詔取士悉由學校罷州郡發解及禮部試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説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狭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

臣乾學曰罷詞賦之學塞利祿之塗而加以分年治經之法大儒建白粹然一出于正與明道熙寧學校取士之議意指略同

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孝宗時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為國子生清要官得牒送子弟作待補國子此謬濫之恩也至于制科

明快透悉慫欲學者實地加功

詞科武舉之屬宋時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又有博學宏詞科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返觀

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

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然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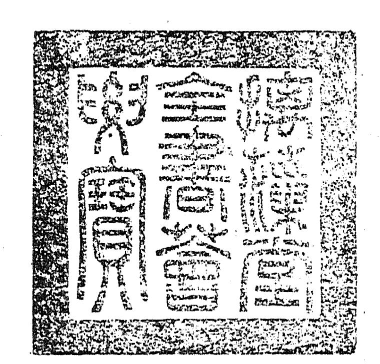
臣英曰紫陽之學以踐履篤實為要以致知格物為本此文乃其探源尋委與二氏相別處

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信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

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按熹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以成始而成終故獨紹千餘年道統不傳之緒先賢論之詳矣而其為文根極天人性命之原發揮聖賢道德之蘊自格致誠正而修齊治平本末精粗條理一貫斥異端之虛

無正俗學之紕繆抉摘幽渺辯析毫芒以歸諸大醇蓋曲折而道其所難言深切而開人所未發無意于為文而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之謂也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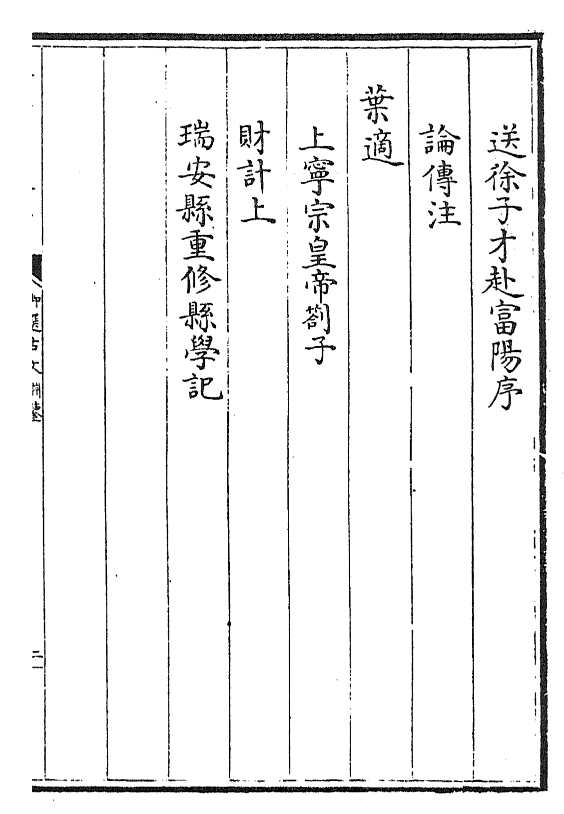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　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十五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師事胡宏以古聖賢自期用廕補官至祕閣修撰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卒學者稱南軒先生

入見孝宗奏栻時改知嚴州宰相虞允文以恢復為己任意栻當與己合數遣人

單挈一誠字洵治道之紀綱

致殷勤栻不答因入奏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說文扃外閉之關也人心在內如扃故曰中扃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呂祖謙 字伯恭婺州人好問之孫其學本之家庭又與朱熹張栻為友講索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直秘閣以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謚曰成學者稱東萊先生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孝宗乾道元年六月以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

境内飛蝗自死詔奪一官罷之因以兩淮守令勞徠安集無效下此詔戒飭之仍以詔置

古蔚中有真氣淪浹

臣熙曰推原太上德意以嘉惠農民膏澤既敷益光孝治兩淮南渡後為邊防要鎮茲詔不獨寧人之本計實固圉之良圖也

守令治所

朕覩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於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氓隸尫瘠壯顧用震悼於厥心間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是年正月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二月朝太上皇於德壽宮遂遣官檢察兩淮州縣賑濟饑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埸復調旁近郡耕牛振

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糴翔貴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十二三僑居浮寄無所繫心勸之勤而應之怠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役與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埜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敦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

加意振飭措語近古

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請撤邊備至乾道八年始依虞允文之請決策親征九年仍示虞允文速為邊備乃下詔樞密院

朕攬前世治邊之策責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後效長轡遠馭與豪傑之士共期繩墨之外肆其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為公家忠計用能辟地却敵顯有丕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虞未寧重勞士大夫藐

臣乾學曰守圉至計洞若觀火俾將帥牧守聞之當為凜然而

然甚慚恧者臨遣大臣盡護羣帥夙夜為守圉計至熟悉也而障塞破壞亭候堙絶吏氣傷沮武備衰減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翫寇遷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驅新附使邊騷然不安或屯聚懈弛莫能相壹或創艾戰鬬選耎退縮（耎與愞同）意者跅弛之士束於刀筆吏而不得騁歟將郡國之吏或不足亢一方之任歟抑貨賄上流吏卒失職下亡所信歟今朕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厲鋒鍔展腹心賦車籍馬必戒輓運

訓辭俱得三代謨誥之體

頌揚本朝體製肅穆而詞意閎遠

奉饟必豐器械必犀利犀按說文徐鉉曰當作犀堅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音西鼂錯傳又作犀亦訓堅增韻云古以犀兕為堅故以為堅也熢燧必精明毋拘常守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尚克欽承以寬朕壯顧之慮則予汝嘉

建隆編勅序

太祖皇帝受命穆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重開廼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編勅四

卷（竇儀字可象太祖建隆元年以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三十卷編勅四卷）宏規丕矩易簡坦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職於秋官肦於郡國（肦與頒同）用啟佑後聖繼繼承承咸以正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涵泳聖涯固不足以測知乾坤闔闢之緼然職在翰墨其可以詞語淺薄為觧謹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後定惟五代之亂彊淩弱衆暴寡無知之氓犇者騁欲（耆與嗜同）眡三尺法猶弁髦土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刼顯行上之人厭苦其難治

於是為一切之法以求勝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高以險奇請它比溢於几閣黟胥老吏生死於簿書之間猶不能徧識千機萬穽罔民而納之死悍臣酷吏奮髯抵案漢書朱博為瑯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斬艾擊斷專決不請駢首就戮血流波道韓弘斬劉鍔卒三百人血流波道民舉足而蹈陷阱側身而入河海靡衣媮食不為終日之計時君偃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出姦生令下詐起

臣廷敬曰文格高簡擬於兩漢先秦

姦宄無窮而鈇鉞不足以威毒燎腥聞於天上帝震怒崇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我藝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寛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撥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平恕之士傅以經誼蔽以人情成書之布前目後凡較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風流篤厚禁罔疎濶斯民安土樂生不敢以身試法駸駸乎囹空刑措之治矣昔之為法愈多而犯法亦多今之為法愈寡而犯法亦寡昔之防民日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寛

臣杜訥曰行文典茂矜貴古色陸離篇末紬繹引伸悠然無盡

而民日謹昔之吏屈首朱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畫諾而有餘是知為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開厥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矣世之議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為主臣竊以為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復則藥石俱捐藝祖拔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化益明

彌見忠厚至意

就一事中發出三層意思腕力渾勁

則刑益輕慶歷嘉祐以来鞭笞之罰不上於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徳孰謂其尚威乎臣懼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来者臣謹記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下方淳熙六年九月十二日車駕幸祕書省賜宴明日内出近體詩一首賜羣臣丞相以下皆進詩祖謙進和篇一首及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是月以幸省恩轉朝散郎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

頡頏兩漢

臣英曰端重温醇不佻不煩是

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睠兹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俊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型丕奚以增光聖緒於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月壬申幸祕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祕閣紬光堯太上皇帝高宗也寶章以視羣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内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曜參貢圖書鴻大閎深匹休

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祓敷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爲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竝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虓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爲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己忘勢然後羣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槧人

崇文講學允爲治道所重斯篇能發揮大指典醇不佻

所得私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内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五年朱熹以史浩薦除知南康軍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竝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

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淺鮮太
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
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
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
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
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
學教授楊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
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

臣士奇曰天下四書院白鹿爲冣著故歷陳理學源流極其鄭重

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禄秩賜之扁榜所以寵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

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熈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賔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當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逺舊覩闗洛緒言稍出於毁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逺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盖相與揖先儒淳

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卑而高以答揚熙陵開廸樂育之大德太宗葬永熙陵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陸九淵字子靜登進士第出呂祖謙之門官至知荆門軍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熹以為

叙令尉之賢否狀民心之攸戚有裨激揚吏治

伯敬鍾惺曰是非曲直妙在淡淡寫出不費筆墨而文情都雅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除將作監丞居象山學者號象山先生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盖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

之至

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畏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来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令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

月峯孫鑛曰兩用何君何憾作詠末却一語掉轉烟波無限

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閒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卻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

劉晏於與桑孔有別持論最公末以正義裁之予奪抑揚確然不爽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劉晏知取予論 唐書贊曰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數十年挐兵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

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

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

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甕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繫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沉計深則詭

臣廷敬曰頓挫抑揚文有矯健之姿

祕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

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代宗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觀三門遺跡厮河為通濟渠然畏人牽制遺書元載備言利病各四載盡以漕事委之歲輸至天子大悦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鄧侯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晏分置諸道租庸使簡臺閣士專之晝一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廩入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嚬呻諧戲不敢隱晏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敎令如目前嚬呻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第五琦治榷鹽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歲收

緡錢千二百萬晏又於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晏於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直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數日即知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每州縣有荒歉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貸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

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需未艾也上方宵
旰而民且嚚嚚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
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
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
髓疲民力而激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
逋之租於已輸之民跼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
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
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旣古人之文而不旣古

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韋堅王鉷楊國忠裴光庭宇文融明皇時皆以聚斂進）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第五琦言財利幸於肅宗為江淮租庸使房琯諫之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

臣乾學曰論晏之所以知取予處深中竅要而終嫌其出於才術未聞聖人之大道此醇儒經濟所以絶異於管商也

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于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悦而尊寵之鮮有不獘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頼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

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曽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顧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嘿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晏雖廉儉自守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茗橘珍貴先道入貢賂遺四方名士具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

為尚書盛氣不相下及炎執政銜宿怨搆晏罪賜死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鉷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屢上書言國家大計不見用又坐事屢遭大獄益厲志讀書光宗朝對策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卒諡文毅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鋒穎迸軼英英四射

伯敬鍾惺曰人見其議論奇以為才高而不知其思慮沉蓋學問大有過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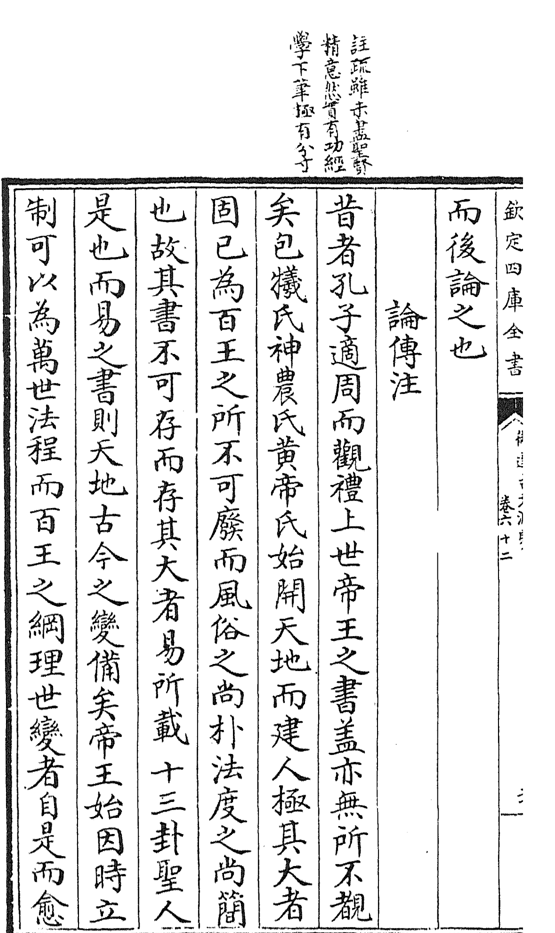
漢法常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蔣琬字）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

臣熙曰為吏貴識大體持論甚高意兼責善文勢錯綜變化極瑰異之觀

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難辨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

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况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諉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臯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甚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揺首以

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誨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



註疏雖未盡聖賢精意然實有功經學下筆極有分寸

而後論之也

論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覩矣包犧氏神農氏黄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為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 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為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

詳故裁而為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為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為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為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

臣乾學曰自宋以前皆崇尚註疏諸生謹守其家法學者誦習其師說雖精華枝葉無不與流同源也得此可證鑿空妄說之弊

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

臣士奇曰漢儒之解經不及宋儒之精深宋儒卻不及漢儒之

皆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為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為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為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舍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

典實扶倒孔鄭諸家非也陳同甫此篇歸功注疏的是公論

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為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孰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

拈和平二字作主文亦粹然以醇

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進士第二官至寶文閣學士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朱熹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之語尤切卒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上寧宗皇帝劄子 寧宗朝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因上此書帝嘉納之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

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悦為得此豈有謟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闗憂樂不以己之曲直較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盖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輙不自已竊嘗申繹卷

臣廷敬曰挈要之言所謂一語勝人千百

阿之意為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

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絶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主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来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繫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具此淵通之識始可握衡會計

月峯孫鑛曰權時度勢深得周公之意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

伯敬鍾惺曰析理財之義甚精論君子之過微當

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恤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

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熈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

臣英曰究周官泉府之義字字為新法鍼砭

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鄙者然而大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賖者祭祀喪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持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

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而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

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顰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

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人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

高文醇理名貴可思

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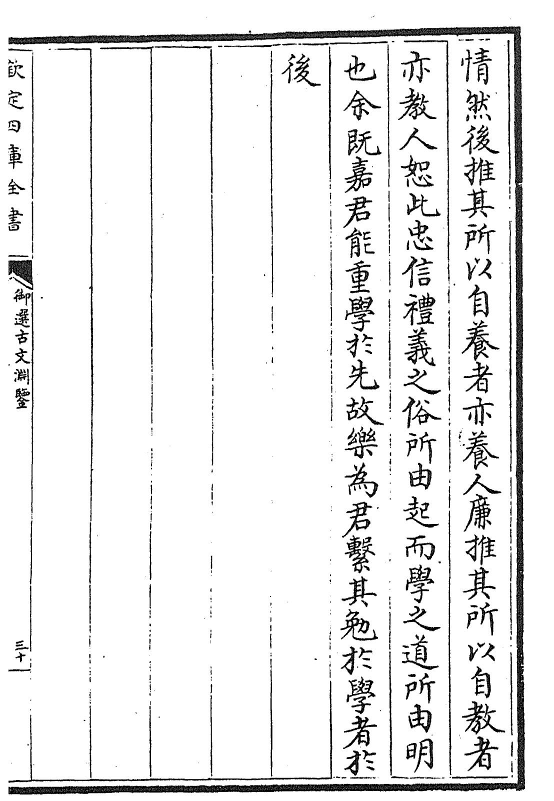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鏹二百萬不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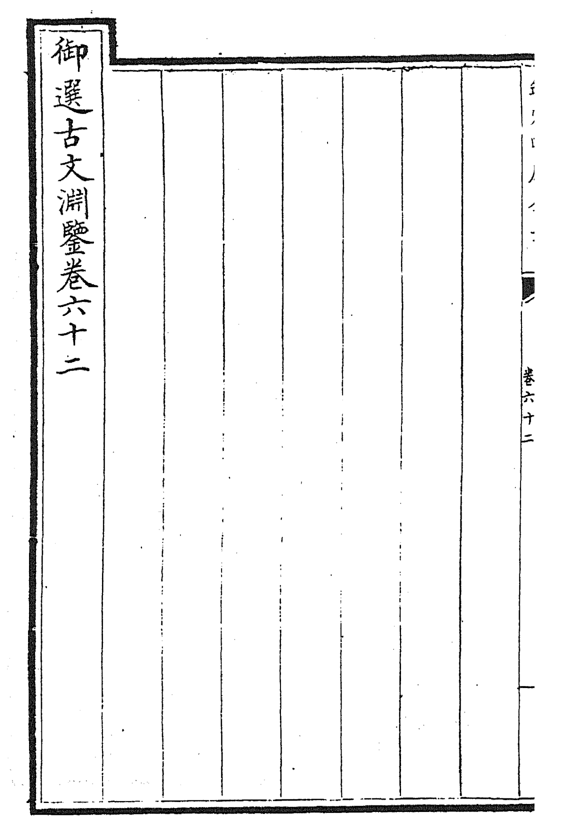
矣未久已浸敝頹障墮級棟扶梁拄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為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之乎嘉定四年黄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錢歎曰吾其舍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炎陳覲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為吏歟

臣杜訥曰先以吏品論吏二段頓挫嘉許廼進規勉之辭義正情深一洗學記陳言祇饒珠光玉氣輝耀簡牘

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始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為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



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為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